《黄宾虹画学篇》整理者之一、王贵忱之子王大文谈此书引出的黄宾虹和王贵忱两个“首次”——

学者神交 与岭南情怀

5月，《黄宾虹画学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岭南古籍出版社隆重出版发行。此书一函四册，内收黄宾虹手书《画学篇》长卷、黄宾虹手改《画学篇》印稿及王贵忱手抄《画学篇》等。这是迄今为止介绍《画学篇》最为全面的资料辑成。

5月17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古籍出版社、可居文房、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二沙岛文立方共同主办的“文脉相传——《黄宾虹画学篇》首发座谈会”在广州举行。

近日，《黄宾虹画学篇》整理者之一、王贵忱之子王大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王大文

《作品》杂志发表《记黄宾虹〈画学篇〉书卷》

赖少其（右）与王贵忱合影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孙磊
通讯员 孟肖 钟瑞瑜
图/受访者提供

壹 无限丰富的中国画史宝鉴

羊城晚报：请您介绍一下本次《黄宾虹画学篇》的出版情况？

王大文：《画学篇》作于1953年，是黄宾虹晚年研究中国画学发展史和评点历代画学艺术的一篇力作，在中国绘画史、艺术史和书法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有关《画学篇》的资料一直很少，甚至著名的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都没有亲眼见过《画学篇》原件。目前所知，宾翁一生仅手书《画学篇》五件，其一为宾翁自存件，未署名钤章，另四件分别贻赠李济深、陈叔通、赖少其、刘作筹诸先生，珍贵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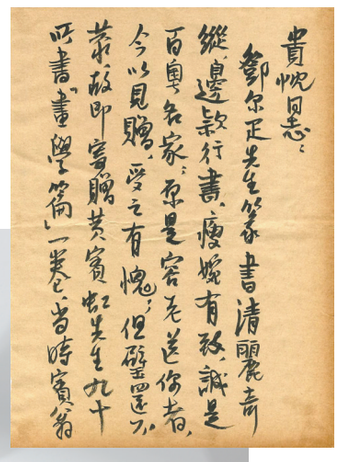
这次出版的《画学篇》长卷为黄宾虹1953年书赠赖少其的那一件，赖老视为宝物。1977年，赖老将长卷赠给我父亲王贵忱。我父亲一直有一个愿望，将自己保存的《画学篇》资料公布于众。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岭南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将《画学篇》相关资料整理出版，名曰《黄宾虹画学篇》。

此书一函四册，不只有宾老的《画学篇》，还有宾老手校《画学篇》印稿、父亲手录宾翁《画学篇》以及三册《画学篇》释文、赖少其寄赠《画学篇》致父亲函、父亲1978年发表在《作品》上的文章《记黄宾虹〈画学篇〉书卷》，赵志钧撰《记宾虹老人的〈画学篇〉》等资料，授受渊源，一目了然。

羊城晚报：本次出版的这一件黄宾虹赠赖少其的《画学篇》有怎样的特点？

王大文：1953年，赖老带信宾翁：“老先生以八十年经验与阅历所写成之《画学篇》，此乃中国画史宝鉴，有无限丰富内容，应当好好学习。”在给父亲的信中，赖老提到所藏的《画学篇》为黄宾虹先生九十所书：“当时，宾翁是华东美术家协会主席，我是党组书记，故虽因眼睛患白内障，几乎在失明情况下写的，力疾而书。如锥划沙。”

《黄宾虹画学篇》书影



赖少其致王贵忱信

在我们整理编辑该书期间，宾翁家自存的《画学篇》手稿2023年6月在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出现；同年11月，黄宾虹赠刘作筹《画学篇》手稿亦在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出现。拿这三件《画学篇》手稿相互对照，最显著的不同是书赠赖少其的《画学篇》比其他版本在文末多了112字：

“右方今人民国家。保存古物，政府领导，民族性画由师古人而师造化，将以人工超出大自然之上，可预卜也。蒙案：星星之火，起于一点，积点成线，有线条美，弱点是无笔，焦点是无墨。画言笔墨，古今不易。恒星行星大气包举，日月山川化育万物，剪裁取用皆由人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北宋人画，始言六法，先重气韵，笔力言气，墨采言韵，文治光华可以知矣。”

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赠赖少其《画学篇》比其他版本增加了对绘画历史时代的划分，共分了五个部分：第一是上古三代，第二是晋魏六朝三唐，第三是元明清，第四是道咸画兴，推翻封建，第五是方今人民国家。为什么其他版本未尾没有这段文字，也没有时代划分，无从稽考，谨录出待问。

贰 接续前辈愿景『化一为万千』

羊城晚报：这张长卷见证了学人之间怎样的交往？

王大文：1977年，赖老收到父亲寄赠邓尔疋篆书联，即以宾翁《画学篇》回赠，并在手卷上角题记。本次出版的《画学篇》，将他们之间的通信一并发表，上面记录的日期是1977年7月16日。当年赖老与父亲互赠心爱之物时，虽朋友圈有所重叠，但仅为神交，尚未谋面，老辈学人如此之胸襟，令人景仰。

赖少其得到《画学篇》时很高兴，他请唐云先生题了引首。他们关系很好，唐先生称呼赖少其为“老赖”。跟着的是白蕉题跋。手卷给了父亲之后，赖老也题了跋，父亲又题跋，后面有卢子枢、吴三立，李育中、黄文宽，还有齐燕铭、李一氓、周怀民、萧殷、容老（容庚）、商老（商承祚）、苏庚春、吴灏等题跋，南北学者，济济一堂。

本次举办的《黄宾虹画学篇》首发座谈会，邀请了周叔弢、赖少其、容庚、商承祚、吴南生、王匡、胡希明、欧初、萧殷、卢子枢、黄文宽、吴三立、黄般若、胡根天、吴子复、刘逸生、王贵忱、吴灏等老一辈学人的后人，延续了前辈学人的情谊。

羊城晚报：黄宾虹艺术在今天被广泛认可。王贵忱先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王大文：赖老把《画学篇》送给父亲，有个愿望，希望能够整理出来。父亲没有辜负赖老的愿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将宾翁所书《画学篇》手稿与相关几种《画学篇》铅印稿加以校注，写成《记黄宾虹〈画学篇〉书卷》一文。文章收录《画学篇》全文，发表在萧殷先生主编的1978年第十期《作品》杂志上。

文章发表时候，父亲还没有恢复身份。这是父亲在国内正式刊物上首次发表文章，更是宾翁《画学篇》在国内正式刊物上首次发表，这两个“首次”是非常有意义的。《记黄宾虹〈画学篇〉书卷》的发表，引起书画艺术界很大反响，在一定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黄宾虹的热潮。1983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曾任宾翁助手的王伯敏有感于王贵忱竭力推介宾虹老人艺术成就，慨然将所藏宾翁手校《画学篇》印稿投赠。

由此可见前辈学人的胸怀，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收藏和研究“化一为万千”，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些年持续整理、出版其他学者写给父亲的信札，也是追随老一辈的做法和理念。

叁 在王贵老手上能传于世

羊城晚报：黄宾虹与广东有怎样的渊源？

王大文：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广东这边对黄宾虹的所谓“认知”很一般。但是据记载，黄宾虹一生中有四次到过广东。按照现在的地域划分，有些属于广西钦州，但是他跟广东很多文人、学者是好朋友，比如蔡守、邓尔雅、黄节、邓实等。为什么赖老会把《画学篇》送给父亲？我想，一个原因就是父亲对黄宾虹有一定的认识。

当年，黄宾虹赠给广东画家高奇峰两本印谱，名为《集古玺印谱》，即宾翁收集古印的印本。除题记外，多有释文。两本印谱都在父亲的手上，父亲也发表过文章介绍过。还有一个原因，赖老的女儿赖晓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文人的性情，赖老认为《画学篇》在王贵老手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传于世。

羊城晚报：王贵忱先生是著名学者型收藏家。他对黄宾虹作品有哪些收藏？

王大文：父亲的收藏，首先注重的是文献价值，艺术价值是放在后面的。宾翁的艺术有个特点，金石味比较重。父亲以收藏他的手钤印谱为主，其他是附带的。还有赖老给过他黄宾虹的对联，现在我们都没见过。上面有黄宾虹的边款，也有赖老的题跋，非常珍贵，我只是后来在出版的书上看到。

父亲也收藏了黄宾虹送给女画家谈月色的小梅花。因为这是与岭南有关的藏品，父亲会更喜好。其他类似的小画，他一般不会怎么重视，但是谈月色收藏过的又不一样。他有一种岭南情怀，在对待基于收藏的学术研究上，更是如此，他重视屈大均、南越国的研究，整理出版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等。在他看来，“吃广东饭，就要做广东的事”，热爱本土的东西，先把自己的东西研究好。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华南第一高楼与鲁迅

深圳的平安金融中心，是深圳也是华南第一高楼。116层，599米。远看像一支巨大的铅笔，也像一座耸立的宝塔，直入云端。近看时那高度更加不可测，即使仰视也难见到顶点。这个高度在亚洲据说位居第五，十分了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高度，乘电梯而上，全程只需55秒钟。不感叹科技之发达是不可能的。人类，真的可以创造无限奇迹。

5月20日，就在这将近600米的高度上，一场关于鲁迅的文化对话如期举行。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很有特别之处，最特别的是，鲁迅的高度与场地的高度是匹配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所处的位置是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的至高点。鲁迅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第一高度。两个高度的结合，印合着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在精神高度和物理高度上的重叠，呼应着时代巨变背景下理想照进现实的动人景观。在现场，还有鲁迅文化基金会主办的“鲁迅与世界文豪展”。这个高度因此也就有了世界性的宏大视野。

世间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有标志、有呼应、有直接影响力的。空间的直接高度呼应文化的高度，城市地标呼应精神坐标，这真的很特别。当周令飞先生跟我讲述他的这场高端对话策划，转达场地主人高度的文化热情时，我颇感新鲜，而且很愿意来此见证。

物理空间的高度是可观、可测、可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引来无数观览者的仰视。文化的、精神的高度则深不可测，它可以被感知、认识并为之折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对此完全形成共识。

关于鲁迅即是如此。我们当然无须为鲁迅找到一个统一的、可测量的高度让众人接受，为了保证鲁迅形象的生动、鲜活、饱满、立体，我们甚至不需要有一个统一标准和答案。当然在此前提下，对鲁迅作为“民族魂”的精神高度的存在，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鲁迅形象可以有各种塑造，每个阅读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领悟，但他人格的伟大以及作品的经典价值更需要不断阐释和传播，如此才会使鲁迅不可替代的高度让人共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在这一城市至高点上，能够持续地展开关于文化的探讨，让我们的城市流溢出更多的文化光彩。

【拒绝流行】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教授

做个人，说人话

深圳卫健委又火了，靠“霸总短剧”收获了好几个热搜，塑造了一种现象化的科普方式。之所以说“又”，是因为“深小卫”经常上热搜，作为一个政务新媒体，既有大流量，也有正能量，还有美誉度，且一直坚持务正业，又保持稳定的IP人设，还能保持不翻车——六者如能有其二，已经算一个不错的政务新媒体，但“深小卫”六方面都做到了，堪称政务新媒体圈的“六边形战士”。

前段时间媒体报道，不少地方开始批量关停政务新媒体号，有些“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号，既没有任何传播效果，还加重了基层负担，甚至还在某个时候因为小编缺乏媒介素养突然送给本部门一个猝不及防的舆情爆雷，干脆关了。还想到了前几天另外一个沸腾的热点，某大厂一位“公关一号位”在抖音的出位表演，给该大厂制造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舆情，声誉受损，甚至股价下挫。

那个视频中不可一世的“公关一号位”翻车后，一篇评论的题目很是戳心：做个人IP之前，先做个人。做政务新媒体，就是做人，人们关注一个新媒体，就是关注一个人，媒体是人肢体的延伸，媒体是“人话”的媒介，没有人话，不说人话，就配不上称为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甚或政务新媒体。

最能体现深圳卫健委“说人话”典范的，倒不是这一次“霸总短剧”，而是那一次掷地有声的四个字：电话发我。那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个别地方的僵硬规定挡住了很多急救病人。深圳一个孕妇也被这样的僵硬规定挡在了医院门外，她便寻求可信赖的“深小卫”的帮助，深圳卫健委证明了自己的可信赖，立刻回了那四个字：电话发我。我隔着千里从新闻中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非常感动。

说到做政务新媒体，常会说到“网言网语”，为了掌握那套网络语言，有些新媒体真是拼了，装嫩，扮清新，嗲嗲的，整天爱了醉了疯了，跳跳唱唱疯疯癫癫不务正业，显得跟年轻人很亲近。但这种低端语言上的“亲近”，有时反而成为笑话。年轻真的这么肤浅，真的这么说话吗？没有，网言网语，首先是人言人语，人情味、人性化、人间关怀。

先做个人吧！这不是骂人的话，而是流量时代的金玉良言。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不如“面壁思过”

与好友阿蕙聊及家庭教育，她指出：许多父母，在孩子犯错时，不是打，就是骂，然而，责罚之后，却没有给予孩子一个思索和反省的空间。结果呢，“打”，成了孩子“皮痛肉不痛”的经验；骂，成了孩子“过耳不入”的清风，失去了责罚的真正意义。

阿蕙认为“面壁思过”至关重要。

她14岁的儿子阿健有一回偷偷篡改试卷上的分数，她发现后，首先要他面壁思过，继而要求他进行自我剖析。

阿健说：“我这样做，欺骗了老师，一旦被发现，校方会记过，父母会蒙羞。”

阿蕙一听，便发现阿健的思路拐错方向了——他担心的是校方的惩罚和父母的难堪，他并未意识到其中的“痛点”。

阿蕙正色地说道：“阿健，你真正对不起的人，其实是你自己。这一回，就算你成功地瞒天过海了，你的人格却已被你自己玷辱了，那是一生一世也拭擦不掉的污点。”

阿蕙一针见血的话醍醐灌顶，阿健从此未再犯。

阿蕙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让孩子面壁思过，就等于是在他们思维的沃土里放入大量的蚯蚓，让活络的蚯蚓把凝结成团的泥土松开、透气，引进阳光；万一发现有害虫混进了蚯蚓堆中，我便能立马将它揪出来，消灭。”

阿健自小在母亲这种激发思维的教导方式下，深入思考、反刍，如今，已是个思想成熟而行为稳重的青年了。

●随手拍

白鹭伴耕

图/文 廖祖平

5月，广西贺州羊头镇中红村的农机手驾驶拖拉机在犁田，一群白鹭绕着田间或飞翔，或觅食，给农耕田园增添了勃勃生机。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旧刊重识】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南方大厦的卖楼新规

1984年，广州市民的人均住房只有2平方米，而且基本是公房。还是计划经济的老问题：价低，但无货。这里要提到跟改开后的广州一同成长的超级商场“南方大厦”了。跟别的国营百货商店不同，南方大厦把分店办到郊区、大学和工矿区，除经营百货外，还兼营粮、油、肉、菜等，南方大厦甚至和海珠区的农民联营开饭馆、旅馆、商店、冰室、酒吧、电子游戏室，以及服装厂、糕点厂、冰水厂，等等。商业老大哥上海有许多经理都羡慕南方大厦的改革，他们问：“为什么其他地方能办到的，我们上海却办不到呢？”在1983年，南方大厦百货销售总额居全国十大百货商店之冠，利润比前年增长40.6%。

有钱就有底气。1984年4月，南方大厦又喝了一碗“头啖汤”，在全国国企里第一个向职工出售住房！我的天！这也太超前了吧。邓伯伯才刚刚在全国人大会上讲要提高房租哩。

南方大厦卖楼的规定是：房子每平方米作价100元，由职工购买、居住、保养、维修。职工每月付款一次，一房一厅付20元，两房一厅付25元，三房一厅付30元，十一年至十三年可以全部付清。

南方大厦算的细账是这样的：过去分配给职工居住的宿舍，每平方米收房租0.16元。以30平方米计算，每月收租4.8元，一年收租不到60元。一个职工在商店的服务时间以四十年计算，到他退休时，商店不过收回房租2000多元，还得花人力、财力进行维修保养。现将住房改为出售，按一房一厅计算，每月收款20元，13年后商店就可以收回3000多元。而且，100元一平方米的房价，一般收入水平的职工都可以买得起。

【如是我闻】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忘记还回图书馆的书

前几天我因为要准备一个材料，又找出费正清著的一部中国史来，发现这是我从某图书馆借来的，后来竟然没有归还。多年前我在腊碧士教授家中，看到一本马克斯·韦伯的书，也盖着某大学图书馆的印章，他很抱歉地说，当时他借的书，后来忘了还了。

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在做法国汉学家儒莲（音译名为：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 Stanislas Julien，1799–1873）与德国学者通信的研究，这是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1944–）在2021年编的一部书。儒莲曾经指责当时旅居巴黎的德国著名汉学家柯恒儒（Julius Klaproth，1782–1835），认为他东方藏书中的大部分都是从圣彼得堡科学院偷来的。而魏汉茂却认为这是夸大其词的说法，柯恒儒的藏书中其实只有大概15部是从科学院借来而没有归还的。除了由于人品的原因而偷书之外，每个学者可能都会有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及时归还的书籍。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遗失的青春记忆

严平与《收获》杂志渊源很长，1984年《收获》刊发了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我们已不年轻》。但我印象更深的，还是前些年她在《收获》上开设的专栏，因为作家近距离接触的原因，那些书写的视角和内容，都是独特而珍贵的，为历史留存了记忆与思考。例如《潮起潮落》，从周扬死后，陈荒煤、张光年等“我辈”皆未撰写文章开始，讲述了周扬、夏衍、何其芳、陈荒煤等新中国文坛曾经的“掌门人”，在时代潮汐中的跌宕起伏，是一部现代文人灵魂分裂、蜕变、升华的心灵史。而《遗失的青春记忆》则记录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群由热血青年荣高棠、陈荒煤、杨易辰、程光烈、张瑞芳等组成的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历时一年多跨越数省的演剧生活，成员中有的去了延安，后来是著名的文坛领导人，有的则变成了大特务，但多年之后，这一段岁月都被他们共同怀念和记忆，作家的母亲也身处这支演剧队中……

在2024年第3期《收获》上，严平发表的是一部纪实文学《叶落无声》。作家母亲去世后，她的生前好友不期然讲起母亲在延安的第一次婚姻，多年的追踪、探访、犹豫、发酵之后，严平写下了这个纪实故事，一个刚烈中蕴含着无限柔情，彼此相遇相知又终于错过的故事，而读者看到的，则是上世纪20年代末，一个十六岁的青涩少年在知识的感召下，毅然走出贫困的家乡，寻找新生活的希望。抗战爆发后，他以自己的勇敢机智工作在隐蔽战线的前沿，演绎出一幕幕九死一生的传奇。然而，隐蔽战线的工作者也是孤独的，有时候要奉献的不只是生命，还会牺牲自己的感情和家庭。那些饱含泪与痛、笑与美的青春记忆和牺牲，在文字里被记录下来。作家说：“是为了过去的纪念，纪念他们的勇敢无私，纪念他们的青春岁月。”